

輟

耕

錄

三





錄 耕 輟

(三)

撰儀宗陶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錄

耕

輟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陶 宗 儀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輟耕錄卷第二十二

聖門弟子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兼稽考異同，集爲章句，以便記誦，卽古急就之義也。其文曰：繫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爲四科之先。宰予子我，端木賜子貢，言語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冉求子有，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卜商子夏，文學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純孝全歸，父點子皙，浴沂舞雩，回父無繇，仲由同字，有公皙哀，字以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樂欬，顏噲，同字子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子之是字，公祖句茲，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期，乃子旗字者，粵巫馬施，顏之僕子叔，申棖子績，商瞿子木，蘧瑗伯玉，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其申黨一作者，止字曰周，司馬黎耕，乃字子牛，顛孫師子張，公冶長子長，一字子禽，其陳亢子亢，人名而不字，唯句井彊，高柴子羔，公肩定子中，有南宮适子容，薛邦子從，公西箴，及公西輿如，字子上同，穰駟赤子徒，子潔子庸，漆雕開，琴牢子開，字同，宓不齊子賤，步叔車子車，其漆雕哆，邾巽子歛，子俱，粵梁釐者，其字叔魚，秦祖子南，樊須子遲，亦有后處，字以里之，原憲，燕伋，同字子思，鄭國榮旂，字子徒，子祺，伯虔子柝，公首夏子乘，施之常子恆，公

良孺子正人冉孺子魯冉季子產字子柳者顏幸人並魯字子象者縣廩石作蜀子明亡公孫龍子石人

商澤子季奚谷箴子哲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亡字子丕字子丕者曰惟秦商人秦冉字

開顏祖字襄亡任不齊子選人曹卣子循漆雕徒父字日子文顏高一作子驕鄒單子家亡顏何字冉

公西赤子華人並魯猶與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七十乃稽紀載尙遺其實家語史遷

所錄不一嗟嗟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識俾蒙士之易述其不銓次豈緣聲律不隨之臯莫敢自

恤尙同好事之君子幸有以釘愚之失

顏無繇音遙縣音成公祖句音鈞茲句音井彊音密宓音當不齊音圭巽音單單音善漆雕哆

修音黃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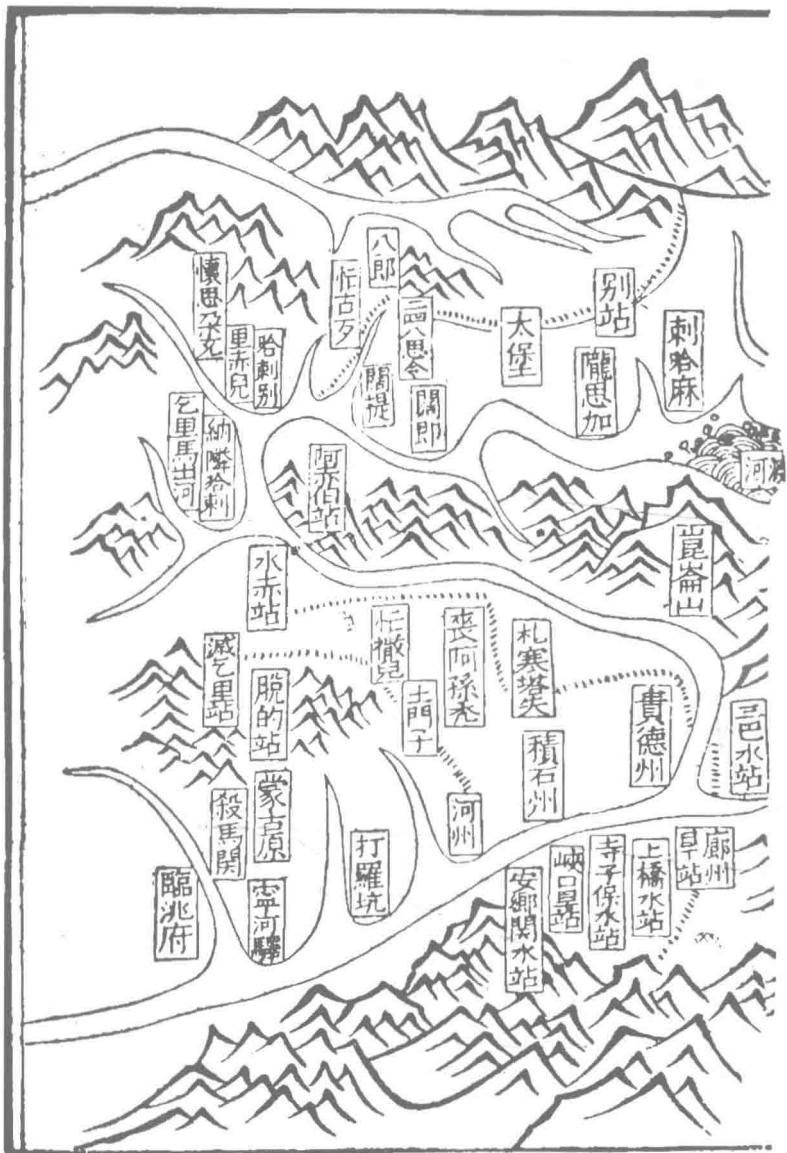
黃河源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心戚休興替之清洿揚激之幾旬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闕闕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已闕公一日語昂霄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

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泰石答班。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案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闕闕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沮。遂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

黄河源





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綠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閩。一出蔥嶺。于閩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閩蔥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閩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敝天威。巨天所覆燾。無問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閩關。嘻。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城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闔闔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

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泐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障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泐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卽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敘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皇太子署牒

國朝政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卽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

聞天子卽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取於羣臣者不得也。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鰕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伴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掇。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虎禍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哮咆怒視。目光射入。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詒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卽嚙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死

河南婦世爲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于財，情好甚洽。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錢唐白湛困先生記以詩曰：從軍古云樂，獲罪禱應難。母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押衙逢義士，公主奉春官。爲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玉堂嫁妓

姚文公繼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閩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卽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黃珠前顯官者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卽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爲盛事云。嘉興貝闕嘗有詩曰：斷絲棄道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娉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

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貨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壁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娼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歎。天道何懵懵。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箒。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瓮自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軫軻。事或忤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數讖

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讖緯者。謂其當擅重權。十八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尙書省。貪暴殘忍。又十陪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爲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如是。

戎顯再生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漢臣尙書。趙松雪學士。費北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省。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卽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隨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

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算命得子

構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粥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于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旣而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醜獻千戶并其妻子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己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蒼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旣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携見大官

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夫婦入道

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論。貞守一節。乃可尙也。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游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項節婦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子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列閱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尙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西域奇術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尙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盡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箋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

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卽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童子屬對

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
於來避雨。卽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遣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
以楮幣綵繒贈之。

先輩風致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
酬之以詩。先生其毋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菡萏池邊
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既不
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司馬善諫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刺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
及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詈詈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
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俞竹心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卽與推算。醉筆如飛。略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爲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爲本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荅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犬脇生子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